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間修藥物 君王筵上論妖邪

話表孫大聖同近侍宦官到於皇宮內院，直至寢宮門外立定。將三條金線與宦官拿入裡面，吩咐：「教內宮妃后，或近侍太監，先繫在聖躬左手腕下，按寸、關、尺三部上，卻將線頭從窗櫺兒穿出與我。」真個那宦官依此言，請國王坐在龍床，按寸、關、尺，以金線一頭繫了，一頭理出窗外。行者接了線頭，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著食指，看了寸脈；次將中指按大指，看了關脈；又將大指托定無名指，看了尺脈。調停自家呼吸，分定四氣、五鬱、七表、八裡、九候、浮中沉、沉中浮，辨明了虛實之端。又教解下左手，依前繫在右手腕下部位。行者即以左手手指，一一從頭診視畢，卻將身抖了一抖，把金線收上身來。厲聲高呼道：「陛下左手寸脈強而緊，關脈瀟而緩，尺脈菀且沉；右手寸脈浮而滑，關脈遲而結，尺脈數而牢。夫左寸強而緊者，中虛心痛也；關瀟而緩者，汗出肌麻也；尺菀而沉者，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也。右手寸脈浮而滑者，內結經閉也；關遲而結者，宿食留飲也；尺數而牢者，煩滿虛寒相持也。診此貴恙，是一個驚恐憂思，號為『雙鳥失群』之症。」那國王在內聞言，滿心歡喜，打起精神，高聲應道：「指下明白，指下明白，果是此疾。請出外面用藥來也。」大聖卻才緩步出宮。早有在傍聽見的太監，已先對眾報知。須臾，行者出來，唐僧即問如何。行者道：「診了脈，如今對症製藥哩。」眾官上前道：「神僧長老適才說『雙鳥失群』之症，何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有雌雄二鳥，原在一處同飛，忽被暴風驟雨驚散，雌不能見雄，雄不能見雌，雌乃想雄，雄亦想雌：這不是『雙鳥失群』也？」眾官聞說，齊聲喝采道：「真是神僧！真是神醫！」稱讚不已。當有太醫官問道：「病勢已看出矣，但不知用何藥治之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必執方，見藥就要。」醫官道：「經云：『藥有八百八味，人有四百四病。』病不在一人之身，藥豈有全用之理？如何見藥就要？」行者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藥不執方，合宜而用。』故此全徵藥品，而隨便加減也。」

那醫官不復再言，即出朝門之外，差本衙當值之人，遍曉滿城生熟藥鋪，即將藥品。每味各辦三斤，送與行者。行者道：「此間不是製藥處，可將諸藥之數並製藥一應器皿，都送入會同館，交與我師弟二人收下。」醫官聽命，即將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藥碾、藥磨、藥羅、藥乳並乳鉢、乳槌之類都送至館中，一一交付收訖。

行者往殿上請師父同至館中製藥。那長老自起身，忽見內宮傳旨，教閣下留住法師，同宿文華殿。待明朝服藥之後，病痊酬謝，倒換關文送行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徒弟啊，此意是留我做當頭哩。若醫得好，歡喜起送；若醫不好，我命休矣。你須仔細上心，精虔制度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放心在此受用，老孫自有醫國之手。」

好大聖，別了三藏，辭了眾臣，逕至館中。八戒迎著笑道：「師兄，我知道你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知甚麼？」八戒道：「知你取經之事不果，欲作生涯無本，今日見此處富庶，設法要開藥鋪哩。」行者喝道：「莫胡說，醫好國王，得意處辭朝走路，開甚麼藥鋪？」八戒道：「終不然，這八百八味藥，每味三斤，共計二千四百二十四斤，只醫一人，能用多少？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那裡用得許多？他那太醫院官都是些愚盲之輩，所以取這許多藥品，教他沒處捉摸，不知我用的是那幾味，難識我神妙之方也。」

正說處，只見兩個館使當面跪下道：「請神僧老爺進晚齋。」行者道：「早間那般待我，如今卻跪而請之，何也？」館使叩頭道：「老爺來時，下官有眼無珠，不識尊顏。今聞老爺大展三折之肱，治我一國之主，若主上病愈，老爺江山有分，我輩皆臣子也，禮當拜請。」行者見說，欣然登堂上坐；八戒、沙僧分坐左右。擺上齋來，沙僧便問道：「師兄，師父在那裡哩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被國王留住作當頭哩。只待醫好了病，方才酬謝送行。」沙僧又問：「可有些受用麼？」行者道：「國王豈無受用？我來時，他已有三個閣老陪侍左右，請人文華殿去也。」八戒道：「這等說，還是師父大哩：他倒有閣老陪侍，我們只得兩個館使奉承。且莫管他，讓老豬吃頓飽飯也。」兄弟們遂自在受用一番。

天色已晚。行者叫館使：「收了家火，多辦些油蠟，我等到夜靜時，方好製藥。」館使果送若干油蠟，各命散訖。

至半夜，天街人靜，萬籟無聲。八戒道：「哥哥，製何藥？趕早幹事，我瞌睡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將大黃取一兩來，碾為細末。」沙僧乃道：「大黃味苦，性寒無毒。其性沉而不浮，其用走而不守。奪諸鬱而無壅滯，定禍亂而致太平。名之曰『將軍』。此行藥耳，但恐久病虛弱，不可用此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賢弟不知。此藥利痰順氣，蕩肚中凝滯之寒熱。你莫管我。你去取一兩巴豆，去殼去膜，搥去油毒，碾為細末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巴豆味辛，性熱有毒。削堅積，蕩肺腑之沉寒；通閉塞，利水穀之道路。乃斬關奪門之將，不可輕用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，你也不知。此藥破結宣腸，能理心膨水脹。快製來，我還有佐使之味輔之也。」

他二人即時將二藥碾細道：「師兄，還用那幾味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用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八百八味，每味三斤，只用此二兩，誠為起奪人了。」行者將一個花磁盞子，道：「賢弟莫講，你拿這個盞兒，將鍋臍灰刮半盞過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要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藥內要用。」沙僧道：「小弟不曾見藥內用鍋灰。」行者道：「鍋灰名為『百草霜』，能調百病，你不知道。」那馱子真個刮了半盞，又碾細了。

行者又將盞子遞與他道：「你再去把我們的馬尿等半盞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要他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要丸藥。」沙僧又笑道：「哥哥，這事不是耍子。馬尿腥臊，如何入得藥品？我只見醋糊為丸，陳米糊為丸，煉蜜為丸，或只是清水為丸，那曾見馬尿為丸？那東西腥腥臊臊，脾虛的人，一聞就吐；再服巴豆、大黃，弄得人上吐下瀉，可是耍子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知就裡。我那馬不是凡馬，他本是西海龍身。若得他肯去便溺，憑你何疾，服之即愈。但急不可得耳。」八戒聞言，真個去到邊前，那馬斜伏地下睡哩。馱子一頓腳踢起，襯在肚下，等了半會，全不見撒尿。他跑將來，對行者說：「哥啊，且莫去醫皇帝，且快去醫醫馬來。那亡人乾結了，莫想尿得出一點兒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和你去。」沙僧道：「我也去看看。」

三人都到馬邊，那馬跳將起來，口吐人言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師兄，你豈不知？我本是西海飛龍，因為犯了天條，觀音菩薩救了我，將我鋸了角，退了鱗，變作馬，馱師父往西天取經，將功折罪。我若過水撒尿，水中遊魚食了成龍；過山撒尿，山中草頭得味變作靈芝，仙童採去長壽。我怎肯在此塵俗之處輕拋卻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謹言。此間乃西方國王，非塵俗也，亦非輕拋棄也。常言道：『眾毛攢裘。』要與本國之王治病哩。醫得好時，大家光輝；不然，恐俱不得善離此地也。」那馬才叫聲：「等著。」你看他往前撲了一撲，往後蹲了一蹲，咬得那滿口牙齒支支的響，僅努出幾點兒，將身立起。八戒道：「這個亡人，就是金汁子，再撒些兒也罷。」那行者見有少半盞，道：「夠了，夠了。拿去罷。」沙僧方才歡喜。

三人回至廳上，把前項藥餌攪和一處，搓了三個大丸子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忒大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只有核桃大，若論我吃，還不夠一口哩。」遂此收在一個小盒兒裡，兄弟們連衣睡下。一夜無詞，早是天曉。

卻說那國王耽病設朝，請唐僧見了，即命眾官快往會同館參拜神僧孫長老取藥去。

多官隨至館中，對行者拜伏於地道：「我王特命臣等拜領妙劑。」行者叫八戒取盒兒，揭開蓋子，遞與多官。多官啟問：「此藥何名？好見王回話。」行者道：「此名烏金丹。」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：「鍋灰拌的，怎麼不是烏金？」多官又問道：「用何引子？」行者道：「藥引兒兩般都下得。有一般易取者，乃六物煎湯送下。」多官問：「是何六物？」行者道：「半空飛的老鴉屁，緊水負的鯉魚尿，王母娘娘搽臉粉，老君爐裡煉丹灰，玉皇戴破的頭巾要三塊，還要五根困龍鬚。六物煎湯送此藥，你王憂病等時除。」多官聞言道：「此物乃世間所無者。請問那一般引子是何？」行者道：「用無根水送下。」眾官笑道：「這個易取。」行者道：「怎見得易取？」多官道：「我這裡人家俗論：若用無根水，將一個碗盞，到井邊或河下，舀了水，急轉步，更不落地，亦不回頭，到家與病人吃藥，便是。」行者道：「井中河內之水，俱是有根的。我這無根水，非此之論，乃是天上落下者，不沾地就吃，才叫做無根水。」多官又道：「這也容易。等到天陰下雨時，再吃藥便罷了。」

遂拜謝了行者，將藥持回獻上。國王大喜，即命近侍接上來，看了道：「此是甚麼丸子？」多官道：「神僧說是『烏金丹』，用無根水送下。」國王便教宮人取無根水。眾官道：「神僧說，無根水不是井、河中者，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。」國王即喚當駕官傳旨，教請法官求雨。眾官遵依出榜不題。

卻說行者在會同館廳上，叫豬八戒道：「適間允他天落之水，才可用藥，此時急忙，怎麼得個雨水？我看這王倒也是個大賢大德之君，我與你助他些兒雨下藥，如何？」八戒道：「怎麼樣助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在我左邊立下，做個輔星。」又叫沙僧：「你在我右邊立下，做個弼宿。等老孫助他些無根水兒。」好大聖，步了罡訣，念聲咒語，早見那正東上一朵烏雲，漸近於頭頂上。叫道：「大聖，東海龍王赦廣來見。」行者道：「無事不敢捻煩，請你來助些無根水與國王下藥。」龍王道：「大聖呼喚時，不曾說用水，小龍隻身來了，不曾帶得雨器，亦未有風雲雷電，怎生降雨？」行者道：「如今用不著風雲雷電，亦不須多雨，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。」龍王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打兩個噴涕，吐些涎津溢，與他吃藥罷。」行者大喜道：「最好，最好。不必遲疑，趁早行事。」

那老龍在空中漸漸低下烏雲，直至皇宮之上，隱身潛像，嘔一口津唾，遂化作甘霖。那滿朝官齊聲喝采道：「我主萬千之喜，天公降下甘雨來也。」國王即傳旨，教：「取器皿盛著，不拘宮內外及官大小，都要等貯仙水，拯救寡人。」你看那文武多官並三宮六院妃嬪與三千綠女、八百嬌娥，一個個擎杯托盞，舉碗持盤，等接甘雨。那老龍在半空運化津涎，不離了王宮前後。將有一個時辰，龍王辭了大聖回海。眾臣將杯盞盞收來，也有等著一點兩點者，也有等著三點五點者，也有一點不曾等著者，共合一處，約有三盞之多，總獻至御案。真是異香滿襲金鑾殿，佳味熏飄天子庭。

那國王辭了法師，將著烏金丹並甘雨至宮中，先吞了一丸，吃了一盞甘雨；再吞了一丸，又飲了一盞甘雨；三次，三丸俱吞了，三盞甘雨俱送下。不多時，腹中作響，如轆轤之聲不絕。即取淨桶，連行了三五次。服了些米飲，敲倒在龍床之上。有兩個妃子將淨桶檢看，說不盡那穢污痰涎，內有糯米飯塊一團。妃子近龍床前來報：「病根都行下來也。」國王聞此言，甚喜，又進一次米飯。

少頃，漸覺胸心寬泰，氣血調和，就精神抖擻，腳力強健。下了龍床，穿上朝服，即登寶殿，見了唐僧，輒倒身下拜。那長老忙忙還禮。拜畢，以御手攙著，便教閣下：「快具簡帖，帖上寫朕『再拜頓首』字樣，差官奉請法師高徒三位。一壁廂大開東閣，光祿寺排宴酬謝。」多官領旨，具簡的具簡，排宴的排宴，正是：國家有倒山之力，霎時俱完。

卻說八戒見官投簡，喜不自勝道：「哥啊，果是好妙藥。今來酬謝，乃兄長之功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說那裡話，常言道：『一人有福，帶挈一屋。』我們在此合藥，俱是有功之人。只管受用去，再休多話。」咦！你看他弟兄們俱歡歡喜喜，徑入朝來。

眾官接引，上了東閣，早見唐僧、國王、閣老，已都在那裡安排筵宴哩。這行者與八戒、沙僧對師父唱了個喏。隨後眾官都至。只見那上面有四張素桌面，都是吃一看□的筵席。前面有一張葷桌面，也是吃一看□的珍饈。左右有四五張單桌面，真個排得齊整：

古云：「珍饈百味，美祿千鍾。瓊膏酥酪，錦繡肥紅。」寶妝花彩豔，果品味香濃。斗糖龍纏列獅仙，餅錠拖爐擺鳳侶。葷有豬羊雞鵝魚鴨般般肉，素有蔬餚筍芽木耳並蘑菇。幾樣香湯餅，數次透糖酥。滑軟黃梁飯，清新菰米糊。色色粉湯香又辣，般般添換美還甜。君臣舉盞方安席，名分品級慢傳壺。

那國王御手擎杯，先與唐僧安坐。三藏道：「貧僧不會飲酒。」國王道：「素酒，法師飲此一杯何如？」三藏道：「酒乃僧家第一戒。」國王甚不過意道：「法師戒飲，卻以何物為敬？」三藏道：「頑徒三眾代飲罷。」國王卻才歡喜，轉金卮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接了酒，對眾禮畢，吃了一杯。國王見他吃得爽利，又奉一杯。行者不辭，又吃了。國王笑道：「吃個三寶鍾兒。」行者不辭，又吃了。國王又叫斟上，吃個四季杯兒。

八戒在旁，見酒不到他，忍得他嚙嚙嚙唾。又見那國王苦勸行者，他就叫將起來道：「陛下，吃的藥也虧了我，那藥裡有馬……」這行者聽說，恐怕馱子走了消息，卻將手中酒遞與八戒。八戒接著就吃，卻不言語。國王問道：「神僧說藥裡有馬，是甚麼馬？」行者接過口來道：「我這兄弟是這般口敞，他有個經驗的好方兒，他就要說與人。陛下早間吃藥，內有馬兜鈴。」國王問眾官道：「馬兜鈴是何品味？能醫何症？」時有太醫院官在旁道：「主公：

兜鈴味苦寒無毒，定喘消痰大有功。

通氣最能除血蠱，補虛寧嗽又寬中。」

國王笑道：「用得當，用得當。豬長老再飲一杯。」馱子亦不言語，卻也吃了個三寶鍾。國王又遞了沙僧酒，也吃了三杯，卻俱敘坐。

飲宴多時，國王又擎大爵，奉與行者。行者道：「陛下請坐。老孫依巡痛飲，決不敢推辭。」國王道：「神僧恩重如山，寡人酬謝不盡。好歹進此一巨觥，朕有話說。」行者道：「有甚話說了，老孫好飲。」國王道：「寡人有數載憂疑病，被神僧一貼靈丹打通，所以就好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昨日老孫看了陛下，已知是憂疑之疾，但不知憂疑何事？」國王道：「古人云：『家醜不可外談。』奈神僧是朕恩主，惟不笑，方可告之。」行者道：「怎敢笑話？請說無妨。」國王道：「神僧東來，不知經過幾個邦國？」行者道：「經有五六合。」又問：「他國之后，不知是何稱呼。」行者道：「國王之后，都稱為正宮、東宮、西宮。」國王道：「寡人不是這等稱呼：將正宮稱為金聖宮，東宮稱為玉聖宮，西宮稱為銀聖宮。現今只有銀、玉二后在宮。」行者道：「金聖宮因何不在宮中？」國王滴淚道：「不在已三年矣。」行者道：「向那廂去了？」國王道：「三年前，正值端陽之節，朕與嬪后都在御花園海榴亭下解粽插艾，飲菖蒲雄黃酒，看鬥龍舟。忽然一陣風至，半空中現出一個妖精，自稱賽太歲，說他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，洞中少個夫人，訪得我金聖宮生得貌美嬌姿，要做個夫人，教朕快早送出；如若三聲不獻出來，就要先吃寡人，後吃眾臣，將滿城黎民盡皆吃絕。那時節，朕卻憂國憂民，無奈，將金聖宮推出海榴亭外，被那妖響一聲攝將去了。寡人為此著了驚恐，吃那粽子，凝滯在內；況又晝夜憂思不息：所以成此苦疾三年。今得神僧靈丹服後，行了數次，盡是那三年前積滯之物，所以這會體健身輕，精神如舊。今日之命，皆是神僧所賜，豈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！」

行者聞得此言，滿心喜悅，將那巨觥之酒，兩口吞之，笑問國王曰：「陛下原來是這般驚憂。今遇老孫，幸而獲愈。但不知可要金聖宮回國？」那國王滴淚道：「朕切切思思，無晝無夜，但只是沒一個能獲得妖精的，豈有不要他回國之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老孫與你去伏妖邪，何如？」國王跪下道：「若救得朕后，朕願領三宮九嬪，出城為民，將一國江山，盡付神僧，讓你為帝。」八戒在旁，見出此言，行此禮，忍不住呵呵大笑道：「這皇帝失了體統，怎麼為老婆就不要江山，跪著和尚？」行者急上前，將國王攙起道：「陛下，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，這一向可曾再來？」國王道：「他前年五月節攝了金聖宮，至□月間，來要兩個宮娥，說是伏侍娘娘，朕即獻出兩個；至舊年三月間，又要要兩個宮娥；七月間，又要去兩個；今年二月裡，又要去兩個。不知到幾時又要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似他這等頻來，你們可怕他麼？」國王道：「寡人見他來得多遭，一則懼怕，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。舊年四月內，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樓，但聞風響，知是他來，即與二后、九嬪入樓躲避。」行者道：「陛下不棄，可攜老孫去看那避妖樓一番，何如？」那國王即將左手攜著行者出席。眾官一齊起身。豬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不達禮。這般御酒不吃，搖席破坐的，且去看甚麼哩？」國王聞說，情知八戒是為嘴，即命當駕官擡兩張素桌面看酒，在避妖樓外伺候。馱子卻才不嚷，同師父、沙僧笑道：「翻席去也。」

一行文武官引導，那國王並行者相攙，穿過皇宮，到了御花園後，更不見樓臺殿閣。行者道：「避妖樓何在？」說不了，只見兩個太監拿兩根紅漆杠子，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塊四方石板。國王道：「此間便是。這底下有三丈多深，挖成的九間朝殿。內有四個大缸，缸內滿注清油，點著燈火，晝夜不息。寡人聽得風響，就入裡邊躲避，外面著人蓋上石板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那妖精還是不害

你；若要害你，這裡如何躲得？」正說間，只見那正南上，呼呼的吹得風響，播土揚塵。謊得那多官齊聲報怨道：「這和尚鹽醬口，講甚麼妖精，妖精就來了。」慌得那國王丟了行者，即鑽入地穴；唐僧也就跟人；眾官亦躲個乾淨。

八戒、沙僧也都要躲，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兩個道：「兄弟們不要怕得，我和你認他一認，看是個甚麼妖精？」八戒道：「可是扯淡，認他怎的？眾官躲了，師父藏了，國王避了，我們不去了罷，衙的是那家世？」那馱子左掙右掙，掙不得脫手。被行者拿定多時，只見那半空裡閃出一個妖精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九尺長身多惡獍，一雙環眼閃金燈。
兩輪查耳如撐扇，四個鋼牙似插釘。
鬚繞紅毛眉豎焰，鼻垂糟準孔開明。
髭髯幾縷朱砂線，顴骨峻嶒滿面青。
兩臂紅筋藍靛手，一條尖爪把槍擎。
豹皮裙子腰間繫，赤腳蓬頭若鬼形。

行者見了道：「沙僧，你可認得他？」沙僧道：「我又不曾與他相識，那裡認得？」又問：「八戒，你可認得他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又不曾與他會茶會酒，又不是賓朋鄰里，我怎麼認得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他卻像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那個醜面金睛鬼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怎知他不是？」八戒道：「鬼乃陰靈也，一日至晚，交申酉戌亥時方出。今日還在巳時，那裡有鬼敢出來？就是鬼，也不會駕雲。縱會弄風，也只是一陣旋風耳，有這等狂風？或者他就是賽太歲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好馱子，倒也有些論頭。既如此說，你兩個護持在此，等老孫去問他個名號，好與國王救取金聖宮來朝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去自去，切莫供出我們來。」行者昂然不答，急縱祥光，跳將上去。咦！正是：

安邦先卻君王病，守道須除愛惡心。

畢竟不知此去到於空中，勝敗如何，怎麼擒得妖怪，救得金聖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